

问道苏州

新时代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蹲点调查

5版 美美与共的苏州模样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人间天堂

6版 穿寻千年的江南气韵 新时代“姑苏繁华图”正式起笔

7版 探路先行的守变之道 在产业变局中构筑“苏州高地”

8版 世人向往的一生之城 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

苏州市湖滨公园与东方之门(7月30日摄)。本报记者杨磊摄



本报记者刘亢、张展鹏

1938年10月，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为学生费孝通的新书作序。读完那个太湖边小村庄的故事，他感慨“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”。

这本《江村经济——中国农民的生活》和它背后的“乡土中国”，为费孝通烙下鲜明印记。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中，他的家乡苏州变化翻天覆地，但“水道纵横”的面貌迄今未改，江河湖泊贯穿城乡，与时光一起静谧流淌。

既是江南水乡代表，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，又拥有16万余家工业企业，被称为“制造之都”，苏州如何科学布局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？历任执政者接力破题：山水林田湖草，从单一治理转为整体涵养；城市与乡村，从二元结构到统筹发展；产业与环境，从矛盾对立迈向共治共生。

这一切，恰如费孝通所言：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

“记忆中的小河”又流回来了

“江村”本名开弦弓村，因村中河流形似弯弓而得名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最发达的乡村之一。水质好、水运便利，村民养蚕、种植水稻，多的时候每天有100多条船装茧子、生丝运往上海等地。时隔百年，村子所属的吴江县变为吴江区，道路、房屋等旧貌换新颜，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.6万元。

箭飞多远，取决于弓之张力，河流就是助推“江村”持续向前的那张弓。村党委书记沈斌说，高标准实现富民强村，除了做好“水文章”没有其他选择。吴江已被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，探索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。

开弦弓村曾一度“迷失”：放弃稻桑，农田流转给外地人养蟹，加工羊毛衫和窗帘布的小工厂随意排放污水。痛定思痛后，蟹塘退养还田，整治“低散弱”企业，依托“费孝通26次到访”设计亲子研学和乡村旅游项目，让江南水乡重新焕发生机。

这也正是整个苏州与水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。

苏州西南濒临太湖，北依长江，京杭运河南北纵贯，拥有两万余条河道、近400个湖泊。水是苏州的灵魂，赋予这座2500年古城不竭动能：早在春秋时期，吴国造船业兴盛；自汉代以来，兴办屯田、兴修水利，让江南尤其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赶上北方；隋朝时期大运河延伸到苏州，发展漕运；明清达到繁荣期，江南地区形成了完整的城镇群体和市场体系，而苏州正是整个体系的中心。

但是，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快速推进，苏州人口多、经济总量大与环境容量小、生态敏感性的矛盾日益突出，出现了人水争地、城水分离的局面，超标排污、围垦湖泊、侵占河道等现象多发。2014年全市废水排放量达峰值14亿吨，2016年排查出黑臭水体932个。

留住“鱼米之乡”方能匹配“人间天堂”。苏州持续发力，治理水环境、修复水生态、提升水安全。截至2019年底，累计投入生态补偿资金93亿元，对99.9万亩水稻田、30.54万亩生态公益林、140个湿地村、56个水源地村、10.26万亩风景名胜区实施了补偿。

“智水苏州”是提升水系统性、科学性的关键项目。苏州市水务局局长陈习庆介绍，由于水面大、河湖多，管理力量需求矛盾一直存在。“智水苏州”推动气象、水文、公安、住建、城管、环保、交通、应急等部门数据共享，打通“信息孤岛”，提高感知与仿真、决策与预警、调度与控制能力，实现“感知全天候、业务全覆盖、监控全过程”。

平江河位于古城核心区域，伍子胥建苏州城时就被定位成主干水道，如今两岸店铺

林立，游人如织。之前污染现象严重，8位保洁员平均每天打捞500多斤白色垃圾。“智水苏州”实现24小时实时值守、抓拍不文明行为，有效解决执法取证难题。

84岁的葛金才老人感慨，小时候平江河清澈见底，可以跳下去游泳摸鱼。经过这两年整治，眼见着“记忆中的小河”又流回来了。

河湖相连、城水相依的特性，决定了河湖管理需上下游协同、左右岸共治。苏州与浙江、上海及省内的无锡等地，探索实施“联合河长制”，打破行政区域壁垒，从河湖自然属性出发编制治理规划，解决了一批难题，比如与嘉兴交界的清溪河，两地联手几个月就清除了沉积40多年的淤泥。

金秋十月，“稻菽千重浪”是苏州一道别样风景。2012年起实施的“四个百万亩”(优质水稻、高效园艺、特色水产、生态林地各100万亩)工程，让水稻面积从逐年下降，转为稳定于百万亩以上，还担当起“城市之肾”。苏州多位党政领导提到，如果单纯经济账，种水稻显然不划算，但能够优化生态环境、彰显鱼米之乡特色、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，综合看长远都“划得来”。

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2019年苏州全市16个国考断面、50个省考断面优Ⅲ比例，分别比2016年提高12.5和22个百分点，以全国最高分通过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、节水型城市复查。截至今年上半年，城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。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计划于2025年基本建成，2035年全面建成。

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”唐代诗人杜荀鹤笔下的景致，时至今日依然遍地可寻：周庄、锦溪等古镇，小桥流水人家；在古城区，垂柳之下护城河碧波荡漾；即便是综合实力领跑全国经济开发区，现代感十足的苏州工业园区，也坐拥金鸡湖、独墅湖的湖光水色。

水是城市的景观要素、经济要素，更是文化要素。苏州拥有2224个水文化遗产，占江苏省总量的42%，包括1950年前修建的堤坝、桥梁等水利工程，还有古井、碑刻等遗迹。在苏州每个水务水利重要规划中，“弘扬水文化”都被重点提及，强调延续城水关系的历史肌理和空间格局，挖掘水文化精神价值，提升市民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耗时十五年、迁移居民数十户、花费超2000万元，这是苏州为复原607米长的中张家巷河付出的成本。它位于平江历史文化片区，曾是古城中心直通护城河的主要通道之一。半个世纪前，苏州城区人口剧增，为满足建新校、办新厂的土地需要，中张家巷河和另外一些城中河道一同被填没。

中张家巷河沿岸分布着评弹博物馆、昆曲博物馆、柳亚子故居，江南韵味一览无余。苏州文史学者徐刚毅说，“水陆相邻，河街并行”是苏州的特色，复原之后，河道、房子、河桥、驳岸等都成了活化传承水文化的载体，“不仅联通了平江片区的水系，更把沿线文化景点串联在一起。在苏州，留住水脉，就留下了文脉。”

发达的水运体系，温润的水乡韵味，蕴藏着绵绵不断的发展动能。苏州因大运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，时至今日，近一半的货运量依然靠水路承担。今年以来，“姑苏八点半舒心夜相伴”夜经济启动，“大运河城市文娱消费走廊”重拾运河记忆重现运河风光。古运河热闹起来，让大家听到了大河新生的脉动。

江苏省委常委、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说，要努力把苏州段建设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中“最精彩的一段”，推动“文化+旅游”深度融合，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，以旅游推动文化的消费，促进文化、生态和旅游功能融为一体，并促进“文化+创意”发展，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。

中张家巷河常熟、太仓是苏州的沿长江三

市，贡献了江苏沿江城市1/6的经济总量、1/6的工业总产值、1/3的进出口总额和1/3的港口吞吐量，同时也是污染治理、生态修复的重点地区。以张家港为例，投资37.6亿元，将9公里生产岸线全面调整为生态岸线，并腾退4平方公里的规划产业用地。

万里长江入海前，在张家港拐了最后一道弯，张家港湾岸边一座30多米高的海事建筑，被改造成鲤鱼形状的观景台，在此远眺长江，江风扑面、水天一色。看得见风景，更看得到美好的未来。

增绿是留白最直观的体现

作为苏州园林博物馆馆长，薛志坚无数次走进过拙政园，但今年的体验前所未有一——疫情防控期间，他独自一人走在园林中，震撼于古人的建造智慧，沉浸于自然景观之美，“时空似乎暂停了，用心感悟自然与城市相融的神奇。留白是苏州园林的特色，园林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留白空间。”

拙政园内诸多庭院以白色墙体为背景，点缀少许竹子和石头，留下或多或少的空白；相隔不远的苏州博物馆新馆，选取白色为建筑主色调，辅以适当黑与灰，好似中国画的白描。

如此的留白风格，也已深深根植于苏州城市整体规划理念中：“十三五”以来市区新增或改造绿地1450万平方米，市区建成区绿地率37.54%，绿化覆盖率42.32%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.82平方米。

虽然土地开发强度日趋紧张，苏州对于公共绿地和开放公园的投入不减反增，提出“持续建设大型绿地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到2035年增至15.5平方米。”通过实施百园工程，在古城见缝插绿，市民现在出行350米至500米即可步入绿色空间。

苏州“绿色之路”走得并不平坦，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，苏州经济快速发展，但忽视了生态绿色建设，相关考核一度全省垫底，之后坚定共识、立法兴绿，规划定位比国家标准高出两个百分点，自此“城中园、园中城”的城市风貌日臻完善。

“增绿是留白最直观的体现。”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副局长邵雷说，随着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，城市建设中更加强调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载体，需要吸纳最新的生态文明理念，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提升宜居水平。

鸟鸣虫叫，草木芬芳，置身昆山的城市生态森林公园，顿感清静幽雅，仿佛与周边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隔绝，事实上公园距市中心不足4公里。昆山市相关负责人说，国际上有个“绿视率”理论，即人们看到的事物中绿色植物所占比例，代表城市绿化水准。苏州“绿视率”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，仅昆山这座公园占地面积就超过3100亩。

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2019年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名单上，太仓位列其中。至此，苏州及下辖4县市全部获此荣誉，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覆盖的设区市，率先建成“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群”。

一径抱幽山，居然城市间。苏州城区绿意盎然，乡村更是一片“深绿”。

临近浩瀚太湖，近400户农家散落在青山怀抱中，绿化覆盖率达98%，负氧离子平均值每立方厘米达2200个——树山村被称为姑苏城外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今年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3.24万人次。“这里·树山”民宿老板陈静说，假期时单房一晚最高超千元，仍一房难求。

“推窗见绿、望山见水、乡愁可寄。”驻村规划师彭锐来自苏州科技大学，2012年起和团队扎根树山，见证乡村旅游蓬勃兴起的全过程。他说，树山村位于苏州高新区，这里企业众多、节奏极快，原生态的村子就像镶嵌其中的“舒缓器”，让农耕文化和工业文明有机结合，调节城市紧绷形态，

是一种润物无声的“心理留白”。

同为“网红打卡点”，昆山锦溪镇计家墩村被稻田环绕，茂密的香樟树是农田与村舍的天然分界线，两三条水道穿村而过。依托“水园田居”资源和“窑”“水”“农耕”特色文化，入选了“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，引得游客和文艺人士纷至沓来。

计家墩村开发前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，村里基本只剩老年人。如今不光本地人回来，还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年轻人。鲁刚刚刚来自山东临沂，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、上海从事酒店行业，2019年通过朋友介绍加入计家墩的一家民宿。他感叹计家墩将建筑设施与农村风貌融合，既有城市的便利设施，又保留了乡村的自然舒适。

“陶庐慢生活艺术空间”的店主汪涛来自成都，之前从事媒体工作。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地接触大自然，她来到苏州创业。在这里每天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小河，听到鹅鸣，闻到花香，感觉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，“计家墩打造的品牌叫‘理想村’。如此的环境里，孩子成长、我工作，真的是将理想照进了现实。”

村里人气越来越旺，村里成群的鸭和鹅“见多识广”，看到行人毫不紧张，在田地里悠闲踱步。这就是理想村，人也好、小动物也罢，各得其所、自得其乐。

做好满足“新需要”的加减法

长江常熟段有一片凸入江中的滩涂，以前很荒凉，只有一些稀疏的芦苇，周围江水浑浊。沙洲呈现铁锈色，于是得名“铁黄沙”。2019年11月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在此现身成了大新闻，这是我国濒危珍稀动物，此前在苏州地区从未出现过。“说明现在环境特别好，是很合适的栖息地。”苏州湿地自然学校鸟类调查员周敏军说。

生态质量大幅改善，背后是常熟痛下决心的抉择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当地先后投入16亿元进行前期整治，准备将铁黄沙建成物流基地，但为了落实“长江大保护”要求，果断调整发展计划，改为打造集旅游、休闲、度假于一体的长江生态岛。目前岛内自然生长的植物群落7000多亩，既有长江鱼类繁衍洄游的通道，也有人工隔离的候鸟保护区，成为长江绿廊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为了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苏州不遗余力“做减法”。2017年至今，累计整治散乱污企业(作坊)5万余家。这些企业加起来年产值超6亿元，税收上亿元。“数目不小，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态，付出代价值得，表明和传统模式决裂的决心！”苏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说，要把有限的空间留给更有价值、更有效益的项目，把更清的水、更蓝的天留给孩子后代。

相关人士认为，苏州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“优等生”，属于老典型、老先进，但另一方面也存在“模式之争”，因为作为苏南模式的核心城市，会习惯性被理解成传统发展方式的代表。如何从高速发展中的标兵，升级到高质量发展的标杆，正是苏州上上下下的必答题。

以轻纺、钢铁、冶金等为主的乡镇企业，曾为苏州做出贡献，但布局分散、利用强度低、产出效益不高的局限性日益凸显。苏州市资源规划局权益处长俞振武分析了“二八效应”，即产生效益较高的工业用地约占总量的20%，创造了80%的税收，另外80%的工业用地贡献税收只有20%。

为了促进产业集聚发展、布局集中优化、资源高效配置，今年初苏州启动实施产业用地“双百”行动。划定100万亩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线，5年内实现1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更新。向低效土地要空间，向存量土地要效益，计划到2024年实现产业用地亩均税收提升30%以上，明显缩小与上海、深圳等先进城市的差距。“本质是把‘村村冒烟’的结构变成合理高效、可持续的模式，充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。”俞

振武说。

出低端、进高端，做对减法同时还要做好加法，苏州辩证发力提升产业含新量、含金量。“只要是符合苏州未来发展定位的产业，我们一律欢迎，用地一律保证，要多少地有多少地，要多少空间有多少空间！”今年初的开放再出发大会上，苏州如此“高调”发声。

苏州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印证了产业转型效果：今年前三季度，苏州高技术产业实现产值8959亿元，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36.2%，产值同比增长4.4%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10678亿元，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3.2%，同比提高5.1个百分点。新增上市公司23家，累计达到175家，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五位；科创板上市公司18家，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。

记者蹲点调研期间跑遍苏州十个板块，发现绿色发展印记鲜明：

相城区高铁新城富民工业区把11家涉及日化、小化工、印刷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彻底清除。京东全球研发中心项目将在这里落地，投资约90亿元人民币，打造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新经济基础设施“智慧小镇”。

吴江开发区以亩产“论英雄”，将目标锁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的世界500强企业、央企国企龙头、上市公司，提升区域的经济密度和质量。围绕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，完善产业链、优化创新链，打造生态链。

张家港东沙化工园建于1993年，曾是当地纳税大户，但产业层次低，污染排放高、安全隐患大。经不懈努力，全面完成关停和污染治理，腾出了3000亩土地，重新规划打造生产、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园区。

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每年落户近50家企业，其中不乏北京、上海、珠三角的相关企业。计划从2020年开始，用3年时间建设100万平方米载体，形成100亿元产值，带来200亿元有效投入，集聚200家优质企业。

除了产业转型升级，苏州还充分挖掘生态特色优势，打造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新业态。

今年国庆假期，《四季周庄》共演出14场，接待人数超1.3万人，门票收入超120万元。作为我国第一部江南原生态文化的水乡实景演出，2007年至今几乎场场爆满。昆山市委宣传部部长许玉连说，这说明了文化旅游市场空间广阔，也印证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

与周庄临近的同里古镇，正常每天迎来五六千名游客，而景区内还有一万多社区居民，两个群体互不干扰。“景区与社区合一，原住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，展示着地道的水乡生活方式。”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国说，景区每年把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古建筑维护修缮资金，并且在符合古镇业态、保护水乡面貌的基础上经营文化创意商店和民宿客栈。

马林诺夫斯基认为，文化深深地改变人类的先天赋予，“文化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，创造了新的需要，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”。那么，现代人“新的需要”究竟是什么？

梁实秋在《北平的街道》中写道：“北平没有逛街一说……要散步么，就到公园北海大庙景山去。”那个年代逛公园是常事，那时候的人对自然有耐心，愿意花时间去体会自然的变化。像苏州这样，越来越多城市用心修补、拉近、维护与大自然的关系，创造更加宜居的环境，就是对新需要的极大满足。

一江秋色江南岸，十里恍然忘人间。最江南的苏州在与自然的相融中共生共长，生生不息的苏州模样成了世人向往的人间天堂。

编辑黄海波